

尋思的旅程、家鄉的回望： 閱讀張友漁與《再見吧！橄欖樹》

蔡明原 ◎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生

再見吧！橄欖樹

張友漁著 / 天下雜誌

10104/391 頁 / 21 公分

38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2415054/859

✿ 閱讀張友漁

閱讀張友漁的經驗一直都是很美好的，也對於她的「下一本書」總是有種莫名的期待與好奇。因為出版過數十本兒童文學著作的她，寫作題材涉及的層面十分廣泛。一直以來對於社會、性別、族群、國族等議題持續的關注也使得張友漁作品的反思性格相當強烈，從其早期的作品像是〈誰在橋上寫字〉、〈我的爸爸是流氓〉、〈尋找阿莉萊〉等就能看出這種現象。例如〈誰在橋上寫字〉是透過小孩子童稚的眼光呈現人們在五〇年代那種高壓統治、當說話（思想表達）都成了一種禁忌的環境之中到底要怎樣安頓自身、尋求自保。只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成人世界的運作邏輯根本不是小孩子所能想像的，主角阿稻一直沒能了解他所寫的「中國不好，共匪很好」這八個字到底是什麼意

思，但到處擾攘著要再寫字的這個動作竟然成為了免除責罰的護身符。讓這個充滿追逐、打鬧場面、看似好玩趣味的故事背後多了一層嘲諷的意味。此外，〈尋找阿莉萊〉寫族群融合（漢人和原住民）過程中產生的衝突情形，以及後來以國族差異為題的《西貢小子》裡描述越南新娘（新臺灣之子）在異鄉因為語言、形貌、文化不同而遭受到許多歧視性眼光的生活現實。或者是《老番王與小頭目》和後來添加了奇幻元素的「小頭目優瑪」系列等書的出版，顯示的是作家對於原住民文化快速流失的擔憂與訴求保育自然環境的用心。

關於這本《再見吧！橄欖樹》的出版，若從張友漁一路以來的寫作歷程去觀察，可以發現其實是有脈絡可循的，就如同序言所說：

我必須寫這本書，分享我愛上一棵樹，有多麼的幸福。

我必須寫這本書，將我自己以及在溪水中載浮載沉的妹妹拯救出來！

我必須寫這本書，將自己從山溝中解放出來，為夢境尋找出路。

作家揭示了這本書之所以會成就的理由，也彷彿終於圓滿了長久未竟的想望。這個想



望在張月春為張友漁的書《尋找阿莉萊》所寫的序言中就能看出端倪：「〈想家〉這篇故事，其實是作家自己的故事，那棵橄欖樹，也印著我的指紋，我也想念老樹下的日子，只有作家可以用這麼深情的筆，寫出對橄欖樹的眷戀。」（注1）〈想家〉這篇作品藉由祖孫在鄉間和大自然為伍的起居的生動敘述對比出都市生活的單調，也透過主角「我」傳達出了「有土斯有財」的觀念，他說：「我想起阿公說過的關於土地的故事，土地讓人心裡踏實，讓生活有了起碼的保障。我彷彿能明白阿公和土地之間的感情了，耕種雖然辛苦，雖然不會帶來富裕，卻給人一種安全與寧靜的幸福。」（注2）

早期臺灣社會的經濟發展型態是以農業為主，所以人和土地之間的依存關係是很深刻的，可以說是生活的根本。只是這樣子的觀念在現今社會已經出現相當大的差異，或者說對於土地價值的判斷已經有了質變。譬如作品提到的栽種作物、收成與被收購來換取生活的維繫是主角的家人對於土地利用的一貫做法，也是種永續經營理念的發揚。相較於多以商業、工業開發為主要使用方式的今天，似乎在提醒我們思考是否有著更友善對待土地態度的可能。這樣的意念在《再見吧！橄欖樹》中發揮得更淋漓盡致，我以為可以試著將〈想家〉一作視為此書寫作的初衷、想像的原點。

《再見吧！橄欖樹》是透過一棵橄欖樹的視角帶領讀者認識一群居住在山坡林野間的人以及萬物的生活。這棵已經生長有八十年歲月的樹可以和動物、昆蟲鳥禽與草木對

話，並藉此言談細膩、生動地鋪述了自然界運行的法則，像是颱風過後昆蟲們為了重新建立、修補家園做的努力：「蟻巢也被風雨打擊得像一個被炸開的籃球碎片……牠們精神飽滿的幹起活來，數萬隻螞蟻彷彿訓練有素的軍隊，自動分成兩支隊伍，一批去覓食，一批去蒐集樹皮咬成紙漿以便重新搭建蟻巢」（頁202）

此外，毛毛蟲大舉入侵後和橄欖樹、小狗波吉之間對於供給失衡、接近於哲學性質的討論也非常能發人省思。而橄欖樹和主角一家人則是培養出了難以割捨的情感，雙方就如同親人般習慣、熟悉彼此的存在。

本書一開始交代了一家之主多元的身世與山坡聚落的風土民情。就如篇章名稱〈橄欖樹大旅店〉所提示的，萬物對於大自然來說其實只是過客，生命的更迭只是種常態罷了。因此透過橄欖樹、多元以及六悅等三位主要敘述者，我想從幾個不同的面向來分析這本書。

❁ 傳統思維下的女性

多元的老婆阿梅是童養媳，生父母因為經濟困頓的關係將仍在襁褓中的她送走。對收養的家庭來說，他們著眼的不僅是可以免去日後娶媳婦的開支（聘金聘禮），等待女孩稍長後又會是可供驅使的勞動力。所以當初識世事的多元被大人們開著你太太如何的玩笑的時候，他意識到的是這個愛哭的女娃和自己的關係並不尋常：「同伴們的嘲笑仍然繼續，童言童語的嘲笑轉換成曖昧的關於愛情的想像。」（頁57）多元和阿梅之間的情感十

分矛盾，在生活上就像是兄妹的他們在不久的將來即將成為夫妻，這種看似不可違逆的結果讓兩人都在想辦法逃避或抗拒。

為自己在家庭中所受到的待遇感到困惑，首先是從受教權被剝奪開始的。當阿梅不停的問阿公自己何時才能和兩位妹妹一樣背著書包去上學或者是想要學裁縫，得到的答案總是千篇一律的「以後再說」。這意味著接受教育或者學習技術背後被認為是具有某種危險性的，反映出的是「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思維。換句話說，當女性開始讀書識字、習得技能，她就有了能掙脫束縛獨立自主的資本和可能。於是在這種情況下阿梅只能選擇以逃離來面對，只是夜半時分當她來到了大橋上卻無法跨越它，彷彿「感覺到有一股強勁的力量」在拉扯著。她懷疑自己早已經被下咒了，無助之餘怨嘆起生父母在眾子女裡為何獨獨要送走她？也許飲服符水是接近絕望情緒下的臆想，因為當阿梅站在橋頭面臨自由但充滿不確定的未來與沒有自我卻熟悉、穩定的人生的抉擇時，她只是順從自出生就已經加諸於己身的安排。

而在兩人陸續生下多名子女後，多元的雙親因為經濟因素先後要求把阿梅即將出生的女孩送走，他堅定的反對：「既然生下來，她就是我張多元的孩子，沒有任何理由讓她和其他的兄弟姊妹分開，一個人孤孤單單的在外面，將來誰來照應？」（頁63）這或許可以回應書中對於多元個性的描述，讓人感覺內斂、踏實沒有多餘的情緒的他，對於不公義、不合理的事情則會以堅毅的態度反對、反抗（如盤商的剝削）。阿梅的命運終究

沒有再一次的輪迴到親生骨肉身上，性別價值在傳統思維下截然兩分的狀況在多元這一代已不復見。

✿ 與自然共生的執著

如前所述，土地是這部作品中一再被強調與提起的概念。多元一家人以及居住在山坡附近的鄰居都是與土地緊緊依息著，並且有著十分深沉的依賴。他們相信只要肯認份的耕種就能得到相對等的回報，這想法如同信仰般執著地根植於每一個人的心中。只是在一次天災過後，這種信念遭遇到了嚴峻的挑戰：「這些滾進園子裡的土石，撼搖了多元這幾十年來對土地的信任。以前，颱風來了無數次，樹枝折了，樹倒了，沒多久斷枝旁邊的新枝長出來，重新種下的果樹也長得健健康康，充滿生機，他相信土地和果樹復原的力量，他只需要耐心的等候。但是，此刻，多元幾乎絕望了！」（頁189）

不只是果園損毀，因為溪水暴漲的關係小女兒七寧在上學途中也差點被沖走。原本再熟悉不過的土地似乎變得陌生甚至面目可憎，許多房屋被土石掩埋的鄰人被迫遷至他處。文中沒有說明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次風災會帶來如此慘重的災害，但多元和阿梅在喪氣之餘，開始動手把土石清掉，思考接下來要栽種什麼作物並期待收成後能為元氣大傷的家裡帶來希望。即便是要耗費極大的心神體力來整理家園、甚至不確定是否能回復到原始的模樣（包含作物收成），搬到平地生活的想法卻是從來沒有出現在多元或其他人的腦海中出現過。



天災切不斷多元和土地的連結，但接連而來的債務問題使得多元終於不得不放棄這塊由父親傳承給他的土地。搬到小鎮上以後大家對家園的思念有增無減，六悅便時常瞞著父母親偷偷來探望橄欖樹，即使父親曾經嚴厲的禁止小孩再回到老家，「他希望孩子們斬斷對老家的眷戀。」因為六悅和兄妹們很快就知道小鎮不如想像中好玩，「看看我們的家吧！冷硬的水泥再貼上冰涼的磁磚」。對照山坡上多采多姿的一切，再加上如血脈般的情感連結讓六悅最後明白了為何自己要一再的回到老家與橄欖樹的身邊：「那是因為，你最深刻的愛鑿在哪裡，哪裡就烙下你最深刻的牽掛。」

◆ 鄉土文學書寫的思考

這部小說我認為可以試著將它放在臺灣文學中的鄉土文學這一條脈絡中去思考。1970年代臺灣在政治、外交上出現了騷動不安的現象，知識分子、作家逐漸將目光移擺至眼前的這塊土地。如一直以來偏重（偏愛）西方事物的文化界開始了民歌的採集，民俗（庶民文化）的推介等工作，文學所關懷的面向也被重新檢討與辯論（對於現代主義的反思與鄉土文學論戰）等。如陳芳明所言：「鄉土文學被定義為一種運動，在於彰顯它的動態與轉變，不僅活潑地與臺灣社會、政治互動，也相當生動地與臺灣住民、生活、語言交互作用。」（注3）作家們開始注視這個社會被壓迫的大眾如女性、勞工、農人們是遭遇了怎樣的不平等對待，也將筆尖指向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過程中所帶來的種

種問題。

《再見吧！橄欖樹》裡關於作物收成與銷售之間的描繪，不論是一開始的柳丁或者是天災過後農會建議種植的李子，我們可以看到農民認份知足的勞動但往往脫離不了窮困的事實，關鍵就在於自己的農產品進入市場之前得承受盤商們的聯合剝削。這樣的場景在臺灣文學作家宋澤萊的作品中有許多著墨，以〈打牛湳村〉、〈糶穀日記〉兩篇鄉土小說為例，處理的便是農民的付出（收成的瓜菓稻穀）在面臨價值不對等的經銷行為時，他們將以甚麼樣的態度去面對。〈打牛湳村〉裡的貴仔認為自己在思想上是高於其他愚昧的鄉民，所以當他的價值觀（瓜菓的價錢）和商人、瓜仔販的認定有所出入時兩者便會產生衝突。但抵抗的行為並無法動搖緊密相連的剝削結構（商販們），能量在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抵銷後，貴仔終究屈就到沙仔埔（更為鄉下的地方）低價販賣他的瓜菓。而一直把貴仔當笑話看的鄉民們的消極態度，則是讓這不公義的一切變成是輕鬆平常的事件。〈糶穀日記〉裡收購稻穀的糧商嗅聞得到政府的農業政策，因此打牛湳村的農民們收成的稻穀價格總是被壓的很低廉。即便是政府官員的到臨座談希望可以解決水患造成的稻穀歉收問題，但其推諉的處事態度讓問題答案似乎永無浮現的一天。

而在張友漁的小說裡盤商貪財圖利的面目是很鮮明的，在柳丁產收的季節多元和阿梅其實相當厭惡和批發商阿昌合作，因為他們不喜歡自己辛苦的成果被貶損的一文不值只是為了壓低價格。於是兩人「決定不再依

賴批發商之後，心裡確實舒坦了許多。」拿到市場販賣的柳丁也的確受到大家的喜愛。擺脫了盤商的控制與操作後不僅在經濟上獲得了成就，心理的反應也相當正面。不過天災後多元接受農會建議栽種李子樹，最後卻得到滯銷的結果，因為鄰近的農戶們都有志一同的種起了李子。多元起初還抱著希望到處詢問是否有更好的價格，但「很顯然的，整個李子市場已經落在少數幾個販仔手上，價錢被全面操控了。」（頁 283）阿梅也無法像上次一樣拿到市場販賣，因為李子早已熟透而家裡又遭逢事故急需用錢，只得無奈地接受販商開出的收購價。小說裡提到一句話：「他們這麼信任土地，土地卻辜負了他們。」土地到底有沒有辜負任何人？我認為作家想說的是：這個社會得重新思考對待土地與農民的方式。如果真正能夠站在農民的立場去想像生活的維續、土地的使用等切身相關的問題，例如小說裡在栽種事務上備受信賴、給出許多植栽建議但在作物滯銷後卻又不積極作為的農會，便不會只是一味地滿足了既得利益者不合理的奪取。

宋澤萊、張友漁對於土地剝削議題已經涉及到了經濟層面；小說裡鄉村（邊陲）的產業模式是固定的（農業：瓜菓、稻穀），但其勞動效益（附加價值）卻是得由城市／小鎮（商販）來決定，相對的位置關係

（本質是剝削的）已經被確立並且日乎很難被打破。

✿ 結語

六悅對橄欖樹的感情令人動容，她一次又一次的回望並四處探問移植樹木的可能，像是一再的確認自己對家鄉的感情可以堅定到何種地步。橄欖樹接受到了她真摯的對待，「有一種不確定是什麼的東西在風的拂動下變濃。我是怎麼了？怎麼六悅才剛剛離開，我就開始期待她的歸來？」如同本文一開始所說的，作家想要跟大家分享愛上一棵樹的幸福，而每一次的回歸、每一次的想念都是一趟尋思的旅程。到最後我們會發現那不只是單純的找尋橄欖樹、思考任何可以接近它的可能，更是種對待土地最本真的姿態，因為那是家鄉的所在，也是生命起始的原點。

注釋

1. 張月春，「八爪魚的夢想」，在尋找阿莉萊。張友漁著。（高雄市：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1999）。
2. 張友漁，尋找阿莉萊（高雄市：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1999），頁 17。
3.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下冊（臺北市：聯經，2011），頁 520。